

四大名著

除了四大名著，還有「四大名注」，即裴松之《三國志注》，劉孝標《世說新語注》，酈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幾部「名注」，博於史料，善於闡發，訂正訛誤，歷經千百年，已經成為與原著不可分割的傳世經典，被後世譽為註疏之典範。

以《水經》為例，這部中國第一部記述水系的專著，全書僅一萬餘字，記載比較簡略。酈道元的《水經注》全書共四十卷，達三十萬餘字，不僅詳盡介紹了河流水系的地理情況，且兼收並蓄了與之相關的風土人情、歌謠諺語、經濟物產，且文筆絢爛多姿，令這本《注》不僅彪炳科學史，在文學史上征服了一代代文豪大家。

比如書中寫長江三峽：「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讀完這段，是不是覺得李白那「朝辭白帝彩雲間……」有些取巧了？

蘇東坡也被酈道元「圈粉」，自稱：「嗟我樂何深，《水經》亦屢讀。」這裏的《水經》，指的就是《水經注》。那「大江東去」的雄壯，「凌萬頃之茫然」的豪情，不能不說有《水經注》的啟蒙之功。及至現代，胡適用後半生的二十年之功，又來為《水經注》做註。這就是「名注」的魅力。

如今各種「注」堪稱氾濫。拿出一本古書，東拼西湊加上資料，就堂而皇之出版。常識性的東西，拚命加註釋。深奧、晦澀的典故、名詞，讀者期待釋疑解惑，卻是視而不見。大概率，註者自己也模稜兩可，索性裝聾作啞，以免露怯。日前翻到一本《世說新語譯註》，將「看」註釋為「探望」，「諮」註釋為「詢問」。這種「注」，實乃「注水」之「注」也。

瓜園蓬山

garden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暮年牛肉飯

我這一代人對牛肉飯的記憶，永遠是純粹又充滿了複雜情感的。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內地，一切還懵懵懂懂的時候，一碗外來的「蓋飯」重新定義了牛肉的「寬度」和「廣度」，熱騰騰的米飯上，甜絲絲的肥牛卷鋪滿一層，洋葱軟嫩嫩臥在一邊，一勺挖下一座寶藏山峰。藉着湯汁，能不知疲倦地吃掉一整碗。那時候還不知道什麼叫小資，只知道放學後一份牛肉飯，就是對自己獎勵。

現在想想，並不是飯有多好吃、有多驚艷，而是新鮮事物的降臨，總能激活人性深層的探索慾。正值一切尚在萌芽，偏偏是百搭誘人的肥牛，在鬆散而寡淡的日式料理面前，顯得鮮活、濃郁，哪怕是下館子，也全是生活熱火朝天的味道。殊不知在一個多世紀前，日本的明治天皇就已經帶頭狂吃炸雞、牛排，讓「高熱量炸彈」持續成為主流，久久沒能落幕。一碗飯就能成為一種味覺符號，這份食材居功至偉，不得不承認，即便是現在，烤肥牛、肥牛金針菇、韓式部隊鍋裏的肥牛，也統統是最人氣頂尖的「明星」，只能說歲月長河滾滾向前，唯肥牛這盞燈，始終沒有暗淡過。

許多年過去，當吃飽吃好都不再用費腦筋的時候，吃什麼才變成核心討論的問題。能選擇的範圍、形式越多，要求就越新奇苛刻，很少有人會為了一碗牛肉飯再專門去某家店，雖然對肥牛的喜愛未變，但信息狂轟濫炸過後，沒有誰的菜單是「獨門秘籍」。周末在家，冰箱裏拿出薄切的牛肉片，用醬油、味醂加洋葱煮好，鋪在米飯上，熟悉的香氣便又飄回來了。雖然都說吃也能成為記憶，但人卻很少回頭看，因為前面的風景更好。

我在年少的時候跟牛肉飯一起走過，如今它垂垂老矣，而我，也已不再青春。

食色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網友把山東東營稱為「富得流油」的城市，「五一」期間我第一次到東營，果然到處可見抽油的「磕頭機」。不過，吸引我來東營的不是富饒的油田而是黃河從這裏入海。我是南方人，但對流經北方大地的黃河卻不陌生，在陝豫等地多次見識過黃河雄姿，尤為壺口瀑布所震撼。東營位於黃河尾閘，奔騰的河水至此完成了它的陸地使命，如蛟龍欣然入海，向上天交差覆命去了。

在中國文化中，黃河入海不僅是自然現象，更是審美意象。李白寫過

每年四月至五月初，河南洛陽和山東荷澤都會舉辦牡丹花會，姚黃、魏紫、豆綠、二喬等牡丹名品種花形碩大，色彩艷麗，讓人賞心悅目，不禁感嘆劉禹錫詩中「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所言不虛。

《本草綱目》裏評點「群花品中，以牡丹為第一，芍藥為第二」，因此民間有牡丹為「花王」、芍藥為「花相」的說法。文化學者研究，僅唐宋兩代有關牡丹的詩詞就達近千首，唐代詩人李正封一句「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直接賦予牡丹「國

我是一個俗世人，但也算與佛有緣。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曾經連續兩年在香港屯門的妙法寺參與短期出家，每次為期七天。當年尚是年輕的我，其實對佛教並沒有任何認識，首次短期出家只是出於好奇。那時從報章獲悉資訊，知道七天的法會予俗家子弟申請，最重要是費用全免。那時我已出來社會工作，但生活清貧，對於一個免費的住宿機會，就覺是去旅行似的。現在想來，那就是一份因緣。

短期出家的形式與僧人的長久出

藉着上周日母親節剛過的契機，本周應景地推薦一部文藝復興作曲家克勞迪奧·蒙特威爾第於一六一〇年為獨唱、合唱與樂隊創作，包含引子、五首讚美詩和五首協奏曲的宗教作品《聖母晚禱》。所推薦的版本是DECCA唱片公司於一九七二年灌錄、一九九四年發行的2CD小雙張系列，由約翰·艾略特·加德納爵士攜手蒙特威爾第合唱團及管弦樂團集體演繹。專輯封套選擇了意大利巴洛克畫家桑索費拉托最負盛名的代表作《祈禱的聖母》。僅以這幅畫作和樂曲獻給所有偉大的母親。

蝦製芙蓉肉

近月三訪澳門，同為參與文化美事。與好友同往澳門大學，參與「饒宗頤在澳門故事分享會」，一眾來賓、師生聚首，齊向饒宗頤教授致敬與學習。饒公與大灣區淵源甚深，於歷史、文化、藝術、學術等範疇，留下重要印記，近期招募中的「桑梓嶺南：饒宗頤在大灣區學生比賽」，於大、中、小學界，延續饒公於大灣區的深遠影響。

認真學習，不免飢腸轆轆，到澳門大學的粵菜餐廳用膳，點心比不少香港大學中餐廳的水準要高。湯浸蝦餃、板炙叉燒，糕包卷餅，稱心富特色，其中一道「紅米龍王腸」最為亮眼。這款點心以「炸兩」為基礎，外皮腸粉用紅米製成，薄軟油亮，呈深紅色。內裏油條釀入蝦膠，側看三層三色，啖咬三感三味，製作用心，再試無妨。

油條釀蝦膠，香港又稱「鬼馬油炸鬼」，可以即吃，或投火鍋。以蝦為料，重塑成菜，可見清代《清稗

「黃河落天走東海」，陸游詩曰「三萬里河東入海，五千仞嶽上摩天」，還有王之渙的名句「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寫盡了黃河入海的氣勢與意境。網絡文化繁盛的當下，黃河入海有了新的意象，這便是網上通稱的「鴛鴦鍋」。河水黃而海水藍，兩水交匯在水面上撞出了一條黃藍界線，好似清湯紅湯各半的四川火鍋。「鴛鴦鍋」這個呢稱諧趣有趣，卻多少消解了古人賦予黃河入海的詩意。

不過，黃河三角洲新的文化景觀正在孕育新的詩意。黃河攜帶的大量

色天香」的榮譽，白居易稱讚「絕代只西子，眾芳惟牡丹」，李白奉詔寫就的《清平調》中，「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等名句借牡丹花姿來比喻楊貴妃的美艷。

歷來以花喻人的例子比比皆是，而以人喻花卻很少見，牡丹正是其中一例。在內地，不論是在以洛陽和荷澤為代表的中原牡丹品種群，還是以安徽銅陵為代表的江南牡丹品種群，有許多牡丹品種以傳統美女來命名，比如酒醉楊妃、昭君出塞、二

家沒有太大分別，只是後者在心態上，不再眷戀紅塵俗世。短期出家每天早晨曦未現便起床誦經，天亮後再吃早飯。接着便是聽經學法，中午前再吃午飯，下午便參與一些打座或協助清潔打掃。正式僧人是「過午不食」，短期出家者稍為寬鬆，晚上能再吃一些麥片充飢。七天的出家生活，無憂無慮，精神滿足。

我覺得，學佛就是學做人。那麼在現代社會，到底應該如何過活？禪宗有一個流傳已久的簡單故事，一位年輕行者學法，問老和尚：「如何才

雖然在作曲家譜寫《聖母晚禱》時畫家年僅一歲，但這一細微的聯繫或許也是唱片公司選擇將二人名作在此組合的緣由。在漆黑的背景下，以上半身示人的聖母瑪麗亞正低頭垂目、雙手合十在祈禱。畫家用簡潔的藍、紅和乳白三種顏色來呈現在靜謐安寧環境下禱告的聖母。在文藝復興時期，藍色由於阿富汗產地的青金石造價昂貴而成為表



現聖母服飾的專屬色，因此畫中出現大量的寶藍色也暗示着委約此作的贊助者可謂下了血本。畫家以達文西所獨創的金字塔型三角構圖將祈禱的聖母安置在畫中，其端莊柔美的面容展示出畫家深受拉斐爾的影響。不過，畫面的整體光影則反映出以卡拉瓦喬的明暗對照法所引領的巴洛克畫風的特質：乳白色的頭巾和純黑色背景形成鮮明對比，一束光

古聞港食

蕭欣浩
逢周三見報

黃河入海新詩篇

總領群芳是牡丹

拒絕「躺平」

聖母晚禱

好友出書

泥沙造就了完整的濕地生態系統，生長出雪白的蘆花、火紅的蘆葦，更吸引來數不盡的鳥兒。東營的勝利機場不算大，三角洲這個「鳥類國際機場」卻不小。全球共有九條國際性鳥類遷徙路線，其中環西太平洋和東亞一澳大利西亞兩條遷徙路線在東營匯集，近六百萬隻鳥每年穿梭棲息於此。

這個飛行大家族中最著名的當屬東方白鸛。遲子建的《候鳥的勇敢》把牠描寫為有神性的大鳥。東營的東方白鸛已成「留鳥」。行走於三角

喬、西施等，想是命名者覺得只有她們的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才配得上牡丹的國色天香。

花大色艷、雍容華貴，讓牡丹成為繁榮昌盛和興旺發達的象徵。在民間，窗花剪紙、居室掛圖、舍內屏風和刺繡針織圖像都喜歡牡丹元素，像牡丹與鴛鴦象徵「一路富貴」，牡丹與玉蘭寓意「玉堂富貴」，牡丹與貓、蝶同圖稱作「富貴耄耋」。筆者老家前幾年裝修新室時，母親連着兩周辛苦趕出一個由九朵牡丹簇擁的刺繡，象徵「富貴滿堂」的美好願望。

能得道？」老和尚答：「砍柴、挑水。」柴與水都是生活的必需品，我們就要親力親為，解決自己日常生活的問題。出家人看似平日只是誦經學法，但亦是忙得不可開交，每事都要盡力而為。有些人以為佛教主張消極厭世，卻不知佛教倡導積極正信。

出家人注重修行，「行如風、坐如鐘、立如松、卧如弓」。即是行走只向前，不會左顧右盼；坐下如鐘，四平八穩；站立如一棵松樹，紋風不動；側身躺卧如一把弓，讓身體既鬆弛亦專注。出家人從來不會躺平睡

從左上方灑在聖母的身上，強烈的光影對比不僅將衣褶營造出雕塑般深刻的體積感，還將聖母這一安靜且投入的祈禱瞬間注入了電影般的戲劇感。不過由於版式所限，唱片封面僅保留了聖母的頭部和手部，身披的藍色長袍則被裁切大半。

「碟中畫」《聖母晚禱》／《祈禱的聖母》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洲，我不時見到東方白鸛建在高壓輸電杆塔上的大巢，而牠們要麼站在巢邊守護孩子，要麼展翅起飛，以其白羽赤腿為天幕繪上色彩。藍天之下，河海之濱，雁鴨鸕鶿鵲鸞鶴，各得其所，演繹着生命的活劇，詮釋着自然的奧秘，書寫着黃河入海口的生態新詩篇。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棧散為器

馮愛枝

逢周三見報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的視角。很奇妙，一個個方塊文字，帶我進入了特別的「角色扮演遊戲」，以第一人稱體驗好友的所見所聞所感。看了某本書的讀後感，才發現原來我們各自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心境之下讀過同一本書，作者筆下同樣的文字，投射在我和好友心中卻映出了不同的形狀：「原來好友是這樣看這本書的」。我對那本書的了解，多了一些，對朋友的了解也多了一些。

文稿確定，還只是漫漫長征的第一步，相信好友在未來這段日子要為這本「已成書卻同時尚未成書」的作品付出極大的心力，但想到最終的結果：一本署上自己名字的書，一切都是值得的。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